



随笔

野猫

阿河

大概是七岁或者八岁,有一天晚上我吃喝太多了,半夜起来拿着手电去上厕所,突然发现不远处一对幽绿又带点儿白的圆光在那儿瞪着我,我之所以用“瞪”这个字眼,是因为那光仿佛是带着情绪的,绝不是普通普通的电灯泡或手电之类的光,说白了这个瞪着我的光是有生命的,是特意望向我并炯炯有神的,它甚至在动,不知道是躲避还是准备发动攻击,当时给我吓得差点魂飞魄散,哇哇叫了几声逃回了我的屋子。

如果说牛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,那么猫的眼睛乍一看什么都看。

回到床上钻进被窝里,蒙头直到满头大汗也不敢把脑袋露出来。甚至都不敢睁开眼睛,生怕那绿油油的眼珠子又突然猛地瞪过来。从没有一双眼睛能令我吓得这么怂,直至在我的记忆中央锐又锋利地穿透了二十年。

其实第二天我的奶奶就告诉我,那只是一只猫而已。

猫怎么进到屋子里来的?当然是狗洞,或屋顶二楼任何地方,因为二楼堆放货物,窗户也总是开着,沿着木质房檐和窗台它们来自自如,在我们的二楼常有鸟类和野猫老鼠,早习以为常,但大半夜被那种寒光毕现的眼神瞪着,还是第一次。我有时甚至认为它们会缩骨功,那一团柔软灵巧的躯体能变成任何形状。

我不知世上的猫有多少种,我对猫的了解仅限于童年见过的那些野猫,它们像幽灵一样从墙头屋檐下掠过,没人养没人管,无一例外地不与人亲近。大多数野猫都孤僻,冷漠,独来独往。人们知道它高傲,也很尊重它,尽量不打扰它们。久而久之,彼此也没什么感情,大家仅仅是各自相安无事地活着。它们吃老鼠等一些剩饭剩菜,像乞丐一样,走到哪算哪,到谁家谁施舍,有时会去人家厨房偷吃的,因为它足够灵活轻盈,来去无踪又无声,所以猫是饿不死的。

只养过宠物猫的人一定不知道野猫有多“野”,这种“野”不是指它野蛮,而是一种野性、高傲、任性、自由、自我,野猫有自己叛逆的世界,不为服从人的意志而生存,有时是个性的,它们很难被驯服。

在我童年那会儿,猫的形象常与黑夜联系起来。甚至与不祥、陌生、不吉利、可怕、晦气、不快乐联系。因为它总是神出鬼没。

我连它的一根毫毛都摸不着,就算背对着我也能在察觉到之后迅速避开,不是我不去靠近它,是压根没办法靠近,这玩意就跟炸弹似的,只要你将要挨着它,它马上就像个弹子球一样弹出去了,说不定还带点儿不满和怨气。

猫走路永远不会有声音,它那有神的双眼在结实的黑暗中飘浮,而猫身融入了黑暗,在乡下,黑夜是真正的黑夜,完全一片漆黑,没有路灯,没有车灯,当所有的电灯全部都关掉,那是完完全全的漆黑一片,你就像笼罩在像太虚或太空中,被巨大的未知包裹着,那黑暗既朝着无尽延伸,又箍紧人的意识。

在黑暗中,除了屋子和手电那点光,就只有猫的眼睛在移动,尤其是星星月光之下,它仿佛吸收了天地日月之精华,坐在浩大天幕下沉思,发觉到声音便将那些灵气和力气全部一股脑儿聚集到眼睛,警惕而有力地朝你投来,比两束超强红外发射线更加强烈骇人。如果它还好动,那眼睛就一会儿在这儿,一会儿在那儿,仿佛会变,你看不到猫的身子,它轻巧,灰暗,融入夜色,只有眼珠子诡异地漂移,这么多吓人,多么神秘。

它极有可能时不时出来,因为它那么自由、骄傲、独来独往,同时又喜欢安静,你永远别指望它会提醒你,或躲避你,甚至有时还要用眼神与你一较高下,看看谁气场更足,它眼神里绝对有这样的好胜心和不服气。如果他跑动起来,那移动的大眼睛会像什么呢?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来一句恐怖的猫叫,阴森尖细又故意压低嗓音,仿佛带着挑衅,你就要赶紧跑着躲起来了。

野猫叫春的声音阴冷尖细,拐着你没法形容的弯儿,甚至巨大猛兽的咆哮,尤其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乡村那样完全漆黑的夜里,只要那叫声立于黑夜,一股子寒意就打上脊背升起。它们白天也叫,噪音饥饿极端,经常像某个惊悚的乐器一样从屋顶草丛里响起。你想象不到它的心思和情绪,说到底乡亲们害怕它疏远它,是因为它身上不确定的东西,其实它的可爱温暖远比孤僻更多,但那时没有人会与一只野猫单独待那么长时间去建立感情。

后来,我以为再也见不到那样的野猫了,城里不适合野猫,这是宠物猫的天下,它们的美妙可爱征服了人类柔软的心。野猫们蜷缩在小区和郊外的方寸之地,瑟缩着隐藏着,艰难地讨生活,有的生一群小野猫,一代一代,继续这样的命运。

记事本

惜,就跟我商量,是否可以拿给哑伯伯穿?我说完全可以呀,难得你有这份心。于是,我们就快递给了表妹良良,让她务必转交给哑伯伯。听说,当时,哑伯伯还很开心呢!

第三年,也就是,2018年,哑伯伯就走了,永远地闭上了眼睛,走时76岁。我真后悔,当初我为什么不再买一身新衣服一起快递给他呢?

还记得噩耗传来时,大家都伤心欲绝。下午四点左右,他在田里犁田,一直好好的,二姨妈送了茶水给他喝了之后,就到另外一丘田里干活去了。等一阵子后,二姨妈再来时,就看见他附身倒在了田里。身体虽是热的,但心脏已停止了跳动。他永远地躺在了大自然的怀抱,大地为床,青山为被,白云为幔,伤心地倒在一边,老水牛哞哞直叫,仿佛在哀鸣。

哑伯伯一生勤劳肯干,任劳任怨,仿佛一头默默无闻的老黄牛,永远有使不完的劲,永远有干不完的活。干完土里的活,又干田里的活;干完岸上的活,又干水里的活;干完东家的活,又干西家的活。这一辈子,土地是他的根和魂。以至于他死的时候,也是死在田里。不知他是天性勤劳,还是他认为自己语言功能上有缺陷,要在其他方面超过别人,而在暗暗使劲?但我深信,他热爱土地胜过爱他自己,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劳动。

妈妈有十姊妹,都成家立业在本县,相隔不远。无论谁家干活忙不赢,只要捎个信给哑伯伯,他准能及时来帮忙,不但人來,还自带劳动工具来,他总是为别人着想。所以,二姨父家的劳动工具比其他姨妈舅舅家要备得多。

我家的一砖一瓦,我家的禾苗稻

一盏煤油灯

尹晓华

时把灯芯上的残渣用剪刀拔弄掉,让灯火显得更加明亮。有一次我盯着灯火发呆,母亲便唤一句:“傻孩子,灯火有什么好看的?”我问:“妈,星星和煤油灯哪个更亮?”母亲说:“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,快写吧孩子,煤油是要用钱买得。”我一听,又赶忙写作业了。

每天晚上,母亲都有补不完的衣服和织不完的毛衣。我做完作业了,母亲便把灯火调得很小,然后没完没了地补啊补,织啊织的。我常常睡一觉醒来,半夜了,母亲还坐在昏暗的灯火下,密密缝着。

我稍稍长大后,经常去外头做事。有时很晚才回家,每次夜归时,老远就看见家里的那盏煤油灯,在窗下亮着。那盏灯,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,十分亲切,十分温暖,我知道母亲又在灯下等我。无论多晚,母亲都会给我留一盏灯,等我。

我一进屋,母亲便招呼我洗脸洗脚。我总说:“妈,你別等了,我不是小孩子了。”母亲也总是说:“好啦,妈下

谷,我家的蔬菜红薯……无不沾染着哑伯伯的气息,无不浸透着哑伯伯的汗水,无不蕴藏着哑伯伯的辛劳。

我曾仔细观察过哑伯伯给我们家挖红薯的情景,热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,没有一丝风,知了不厌其烦地唱个不停,红薯藤牵着脑袋,无精打采,地上热浪一浪盖过一浪。他身穿深颜色的衣服,头戴一顶发黑的草帽,脖子上挂着一块湿毛巾,脚穿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,猫着腰,嘴巴往右掌心吐一口痰,搓匀,双手紧握把把头把三分之二处,在红薯堆上方用力挖下去,然后用用力一挽,露着红肚皮的红薯就挖出来了。一个个红薯像一个个可爱的娃娃,咧着嘴朝他笑,他也跟着笑。他把红薯一个个从红薯藤上小心翼翼地摘下来,然后轻轻地放入身后的箩筐里。如此循环往复,红薯挖了一堆又一堆,土地在他脚下延伸,箩筐里的红薯越堆越高,越堆越高,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,越来越深。一担满了后,他会停下歇一歇,或喝几口浓茶,或抽一支香烟,或看看远处的山。在烟雾缭绕中,我分明看到了哑伯伯脸上的皱纹和沧桑。

因工作原因,我未能参加哑伯伯的丧礼。第二年(2019年)春节回家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挂鞭炮到哑伯伯的坟上三鞠躬、三跪拜、三磕头,表对他的尊敬和怀念。

次不等了,你早点回家就是。”可每次晚归,母亲依旧坐在灯下,依旧在等我。我知道,煤油灯下,是母亲满满的牵挂。我只要看到那盏灯火,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如今的电早已通遍千家万户,每家的照明电器,都把家里照得像白天一样亮丽。煤油灯也随着社会的变迁,被遗忘在时光的角落里了。光阴是留不住的,但光阴里的故事却是无法消失的。

看着眼前的母亲,白发苍苍,步履蹒跚,就像这盏煤油灯,满是沧桑。父母为了儿女,耗尽了一生的光和热。而我们面对父母,除了感恩,还有许多许多的亏欠……母亲看见我还在发呆,便悄悄地说:“孩子,你早已是大人了,你的孩子也快有你高了,你的孩子也会把你当做一盏灯的,你也是他们心中最亮的那颗星,你得照亮他们,让他们健康无忧地成长。”“妈……”我紧紧地依偎着母亲,任泪花翻滚。

神,互问:“狗呢?!”

我遍整个屋场,没有!最后上山,发现它静静地躺在老人的坟墓旁边。抱起老狗,已经瘦了一大圈。回家后它哀鸣一声,就躺在老地方——床脚下。

什么好东西都不吃,几天后它也“西游”了。

乡邻说:“尽管瘦。宰杀后还可以吃。”

“下得手、吃得下吗?”小儿子回话。

他用床单好好包扎,在坟墓边刨个深坑,妥妥安葬,同时给老人和老狗上香、行礼、焚化纸钱。

散文

家乡的清泉

周旭开

从攸县城出发往北走106国道二十多里地,下国道往左走100米处,有个小村庄,那就是我的家乡。那里四面环山,山清水秀,苍翠松柏郁郁葱葱。

近乡情怯,每当我走近家乡,就会勾起童年的许多往事,心里就油然而生深深的爱意。

记忆最深的是家乡的清泉。在我们村子的东边的山侧,有一口小井,四方方的,边长一米左右,井台上铺着青石板,井水清澈见底,泉水从井底的石头缝里冒出来,形成一串一串的水泡泡,可井水总是保持在离井口一尺左右,石板鱼在水里欢快地游玩。井壁上飘着绿色的丝苔,井水冬暖夏凉,冬天井中冒着热气,井水温热,姑娘媳妇们总是把衣服端到井台上洗,这样手不冷。而且约上几个人,又可以拉家常讲笑话,轻轻松松就把衣服洗完了。到了夏天,井水冰凉,每当收工回家,人人都到井里舀上一碗清泉,咕咚咕咚地一口气喝完,再用这泉水洗一把脸,顿时身上感到凉嗖嗖的,舒服极了。快要接近下班的时候,孩子们就拿着勺或小桶,把井水舀好准备给爸妈喝,所以我们村里有的人家,从不烧茶水,一年四季就喝井水,这水喝到口里有一丝淡淡的甜味。到了傍晚,那些贪凉的小伙子,他们提着桶三三两两地在井台边洗澡,去掉一天的疲劳。

离井台四五米处有一棵伞形的桂花树,树干很粗两个人合抱也抱不完,树冠的直径有四米多。每当八月金黄的桂花开了,一朵朵一串串美丽极了,满坑清香扑鼻。一条青石小路,弯弯曲曲通到村里。每当中午,桂花树正好把井边的大阳遮住了,井边上凉风徐徐,我们这些姑娘和那些年轻的媳妇们,带着要洗的衣服或手工活,坐在桂花树下边干活边说着心里话,口干了喝一碗甜丝丝的清泉,甚至不安分地打闹,惬意极了。到了傍晚,村子的上空炊烟袅袅,到井边挑水的人络绎不绝。这时你沐浴着太阳的余晖,看着人们匆忙的身影,闻着饭菜的清香真有种微醉的感觉。

井里有好多鳊鱼,有一次,我的叔叔家把井水舀干,抓了一大脚盆鱼,清一色的“石埠鳊鱼”(方言),这鱼肉细嫩,味道鲜美,又没有碎骨头,很适合老人,孩子吃。听老人说,这井里有一条暗洞一直通到山西侧的小溪,这鱼就是从那里游过来的,但这就是传说,没有人考证过。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吧,每隔十多二十天,就有人舀井,名义上是掏井,实际上是惦记着鳊鱼的美味。

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一次,那是我瞎瞎子奶奶。她说眼睛痛,火气重,想吃点鱼汤炖炖火。那天下午,我和一个玩得好的姐妹春文,提着桶子,带着盆到井台舀井。开始,我们俩同时舀,一会儿就舀去了一半,到了后面只能一个人下去舀,一个人在上面提。下面的人要把在冰冷的水里,因为井口小,提桶的水晃荡,就会把下面人的头和衣服泼湿,因为是我叫的她,所以我勇挑重担,跳到水里舀水,她在上面提,配合默契。一会井水舀干了,但是只提到八条小鳊鱼,每人分到四条鱼,真大失望。回家后我把四条鱼分两次蒸给奶奶吃,奶奶吃得津津有味,说吃了以后,眼睛也不干涩了。我不知道是奶奶安慰我,还是真的好些了。但听了以后心里很舒服。觉得一下午的劳累也值得了。

初中的时候,我母亲患病,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力,所以每年从队里分的粮食和钱都很少,因此,每到农闲时,父亲都到外面打工,赚钱给我交学费,赚回来的钱除了交队里记工分的钱,也剩不了多少,所以我的学费有时不能按时缴纳。我每次回家,爸没有回家就没有钱拿,所以就赖在家里不去学校,母亲就拿着杂什(把竹剥开四块留出一段不剥抓手,一挥就发出啪啪地响)赶我走,每次我怀着沉重的心情,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,走到井台边的桂花树下坐着流眼泪。等到别人发现了,告诉妈妈,妈妈又拿着杂什来赶我,看着我瘦弱的身子,不想让她生气,只得捧把井水洗把满是泪水的脸,不情愿地往学校走,然后等父亲回家把钱亲自送到学校。

每当我心情不好时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往井台上走,坐在井台上,看着清澈的井水中自己的影子,喝一口清泉水,心里就沉静了,就舒服了。

如今,当地政府把水井做了很好的保护,井台用水泥筑平了,并且做了井围。井台上备放了桶,勺子,方便过往行人喝水。

前两年,我不间断地要儿子开着车子,到家乡拖水喝,其实我喝的不是水,而是对家乡这份依恋,这份情。

回忆录

早几天,母亲整理东西时,翻出一盏旧时的煤油灯。我拿着把玩许久,思绪万千。

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,那会电还没在农村普及,每到夜晚,村庄里是一片漆黑,也就是这盏小小的煤油灯,陪伴了我童年、少年的一个个黑夜。

记得那会我正上小学,每天放学回家后,就和小伙伴们去拔猪草。回来时天也快黑了,母亲也会在天暗下来之前把饭菜做好。吃饭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,此时,母亲才会把煤油灯点上。堂屋很大,母亲把煤油灯放在神龛上,以便照得更亮一些。昏暗的灯光下,在饭菜的香味里,夹杂着淡淡的煤油味,忽闪的灯火,总映着父母谈论农事的表情,哪在回该拦水了,哪丘田该施肥了。我的童年很穷,但家很温馨,很温暖。

吃完饭了,父亲点着马灯就去整理锄头、簸箕等家什农具去了。母亲便把煤油灯端进屋里,督促我做作业。这时,母亲就会把灯火调得很大,并时不

小小说

老人与狗

刘富喜

伟炳老人七十岁,是当地有名的漆匠、吹鼓手。

春上天,老伴先他而去“西游”了。盛夏下午,伟炳从什柜底摸出陈旧的喷呐、擦干净。轻轻地说:“老伙计,自四十年前肺结核就没吸烟,也没摸过你。今天你要给我说说话了。”

起调就是花鼓戏哀曲《哭调》。接下来就是湘东喷呐大哀曲《西游》——绕棺时吹的,老人吹了一轮又一轮。

哀高鸣低,如诉如泣的旋律,早惊动了小儿子。小儿子站在门背后不作声。他知道,老信心里苦,这《西游》是新市垌里梅乃大吹师传给他,他可能想了很多,发泄一下也好。

